

山西通志卷第三百二十九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奏

晉修輯

雜志二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帝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贊爲陸九何晦據言

羽葆一部十八曲十珍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陰律樂

圖

唐高祖次龍門代水清杜甫詩龍起猶聞晉水清詩話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土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隋唐嘉話

王績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

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
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
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清流不許續請曰
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續曰天不使我
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
經又採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
董也所居東南有磐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
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
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

王續傳

王無功被召謝病詩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下
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

西清詩話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

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
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
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慚恨太
宗之禦寶建德謂尉遲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
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
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
禦建德之役旣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
明指謂尉遲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
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
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卽王世充兒子僞代王琬宇
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

賜之

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同上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慘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同上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下幅短牒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裹一物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

省此與光武焚交譖數千章者何異

龍城錄

玉龍子本太宗晉陽宮物文德皇后常賜大帝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後則天以賜元宗開元中三輔旱祈禱無應乃密投於南山龍池風雨隨作及上皇幸西蜀廻次渭水左右臨流濯弄沙中得之

太平廣記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尚書故實

碧落碑在絳州字雖多有不合法度處然布置美茂自有神氣當以唐碑觀之世傳陽冰卧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又言道士寫畢化鳥飛去後及字欠一筆尤爲可笑不知古文正當如此耳

學古編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冰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因謂之碧

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等爲母造道門尊像

西墅記譚

并代人喜嗜麵切以吳刀淘以洛酒漆斗貯之擊鼓集老幼自以多寡取之至飽

河東備錄

魏徵之子叔瑜善草以筆意傳其子及甥薛稷世稱之曰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書史

唐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汾陰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

譚賓錄

中書省中有磐石隋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嘗據以草制及唐高宗時道衡孫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輒泣然流涕

同上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頭郡以居常隨

下有鬚若猴領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
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
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龍

城錄

唐武士夔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爲事
當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夔與
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
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胄從入關故鄉人云士夔以鬻材
之故果逢構廈之秋及士夔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

咸

定錄

高宗卽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爲景雲河清歌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道調

新書

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彠廟

唐書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
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爲婚乃禁其自姻娶於
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

嘉話錄

裴行儉工草隸高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資物
良厚嘗言褚遂良非精筆良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
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

書品

陝州城內有鐵牛出土數尺大如五六斗鐵上有兩穴世人
稱是鐵牛鼻又河址道觀中有一條出云是鐵牛尾俗傳
陝州北臨大河無此牛卽城不復立河東楊諫立碑以頌
之上元中衛伯玉爲陝州刺史發卒掘土以觀鐵牛之勢
纔深二丈許其鐵卽絕更無根系遂却於舊處以土掩之

辨疑志

逮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間又加靡麗四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舉蘇武李陵與沈宋竝稱也

詩話

唐武后遊龍門令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先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間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詩曰宿雨霽妖氛流雲度城闕

舊通志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腴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景仰撮書

中宗時韋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鬪香韋溫
挾椒塗所賜常獲魁隋唐嘉話

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
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
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皇漢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缺
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
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榮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
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
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
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魂東峰收魄北極豈令虛
宇削平臺室使蕙櫟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還勿爲人患

徵到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

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

基請代之行仁基允其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

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

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

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

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爲世勸夫卽一善而稱之宗元可

追蹤於仁傑矣

此事摘錄

狄仁傑登太行山親在河陽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蘇氏家譜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大慙而退

摭異記

天后製袍字賜仁傑曰敷政術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

梁公

家傳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界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

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絰袍曰臣以此敵
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
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
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
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
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集異記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幸喬氏窈娘能歌舞三思
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之藝也未幾沉於雒水遂族
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
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旣至三
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

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欵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燕必族其家數日復燕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

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低無
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瘞
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
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甘澤謠

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詩各七言一首時應制者有內史
狄仁傑汾陰縣開國男薛曜曜奉勅正書刻石乃久視元
年五月十九日也新舊唐書未載

詩序

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
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此語
不惟知佛而且善學佛者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
見俱未及此

西軒客談

唐嗣聖二年瀛州清苑人魏名確至岳廟見二人一白衣一

衣紫侍從甚肅自云我五岳大使發兵馬六十萬爲國討
賊五岳大神九月二日俱會此山名確遷延未去神怒至
之廟中笞之祝史楊仙童馳白州將以聞勅遣上官內
者齋神衣禮物以赴會期州將寮衆共陪宴饗後賊果平
婁虛心北岳碑

薛稷善書師褚河南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書品

梓川通泉縣壽聖寺聚古堂有薛稷所書慧普寺三字徑三
尺稷尤善畫鶴屏風六扇畫樣自稷始蜀志

薛少保者名稷天后朝位至太子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
而好圖畫畫品錄云秘書省有薛少保畫鶴時稱一絕又
聞蜀郡多有公畫盧求成都記云府衙院西廳少保畫鶴
與青牛并少保自眉州司馬遷移文記今改舊制無畫廳